

曲 藝

夜送鍋駝機

楊文彬等作



目 錄

夜送鍋駝机 (唱詞)	楊文彬 (1)
抱猪娃 (太原鼓书)	楊文彬 (7)
乡村医生 (唱詞)	楊文彬 (17)
老六买下“六六六” (唱詞) ...	楊文彬 (27)
大娘要改坏脾气 (唱詞)	楊文彬 (31)
二成老汉歇了心 (蓮花落)	張有洛 (36)
雪里送炭 (唱詞)	張有洛 (45)
牛教授 (山东快书)	張有洛 (53)

夜送銅駝机 (唱詞)

楊 文 彬

烈日西下鳥归巢，
一弯明月挂树梢，
銅鈴响处黄土揚，
四輛馬車过来了。
四头青驢架着轎，
四头紅馬拉着套。
四个車把式車上坐，
一个个紅纓鞭子手中搖。
四个人三个是青年，
只有个老汉他姓乔，
他的名字叫乔玉山，
“爱管闲事”是他的美外号。
这老乔今年四十岁，
紅色臉膛黑眉毛。
这天他們到县城去送菜，

办完事要回本村王家窑。

只因为这几天烈日当空照，

天气干旱地发燥，

只晒得黄土地里裂了缝，

庄稼苗软溜溜地弯下腰。

这时候虽然是夜里，

车把式热得直把汗珠掉。

转眼间车马过了十里亭，

忽听得月亮底下人声闹：

原来是公社社员打夜战，

一个个担水把苗浇。

动人的景象先不表，

车马已过大石桥。

过了桥要过羊角弯，

乔玉山车上把话表：

“后生们，羊角弯路儿不好走，

上坡下坡，拐弯过沟，三楞石头可不

少，

小心车轴被折断，

防备轮胎放了炮。”

后生们听了这些话，

一个个跳下车，一手扶轴，一手把鞭

子搖。

車馬剛剛拐了个弯，

“前面有四輛馬車拦住道。

乔玉山一見这情况，

停住車儿，急忙上前問根苗：

“伙計們，你們出了啥事情，

为什么停車挡住道？”

赶車的一听有人問，

未曾說話先賠笑：

“你們看，一輛車車軸被折断，

一輛車的輪胎放了炮；

我們現在正修理，

因此上車馬停下挡住道。

来来来，大家帮帮忙，

移一移坏車好給你們讓个道。”

乔玉山一听开言道：

“这样的路儿事先應該把心操。”

那人說：“这条路儿我們头回过，

再加上心急車快才把事故招。”

这时候玉山吸着一枝烟，

借着月光往車上瞧，

只見車上装的是鍋駝机，

一个个黑不溜丢放光豪。
乔玉山见这光景忙問訊，
那越車的人儿从头到尾說機苗：

“我們是前进人民公社的，

● 家住在咱县平滩塬，
今年我們公社大跃进，
实现了电力抽水把地浇，
以前买的这些鍋駝机，
一个个进了仓库去‘养老’。

前几天县委书记来下乡，
这事情被他发现了。
他說是飞跃公社有个赤石桥，
社員們抗旱情緒实在高。
三天內打了水井几十眼，
眼眼青水往上冒。

只因为一时买不到鍋駝机，
浇地的数量提不高，
因此上动员我們卖机器，
支援他們把地浇。

这样做我們的資金不积压，
他那边抗旱保苗效率高，
这一来两家都有利，

好比那一箭射落两只雕。

我們接受了这任务，

連夜要把机器送往赤石桥。

誰知道心急只顧把路赶，

沒小心車在这儿拋了锚……”

赶車的这人从头說一遍，

大家伙急得直摸后脑勺。

乔玉山一听更是急，

拉走三个小伙来商討，

四个人討論了一小会，

乔玉山对着那边的人們把話表：

“車輛出了毛病不能走，

要修好我看准得明天大清早，

耽誤了別事不要紧，

誤了抗旱不得了。

不如把机器倒装在我們車子上，

这趟運輸就由我們跑。”

乔玉山話音刚落了，

众人們个个齐称妙。

有的說：如今抗旱正紧要，

一时一刻也不能耽誤了。

有的說：机器早点到，

就能馬上抽水把地澆。

有的說：人民公社是一家，

互相支援把丰产保。

有的說：乔玉山他們做的好，

协作精神风格高……

大家伙边說边动手，

霎時間机器全部倒装好。

这时候老乔忙把鞭子拿在手，

扭回头他又开言道：

“赤石桥我們是常来往，

机器保証按时能送到，

你們修好車子就回去吧，

过几天收条就邮到。”

說罢話，紅鞭子一陣响，

四輛馬車載着机器往前跑，

这时候一弯明月当头照，

銀光滿地放光豪。

抱猪娃 (太原鼓书)

楊 文 彬

一輪紅日挂树梢，
金光滿地放光豪，
南街上走来一对老夫妻，
一前一后相跟着。
前边是老汉高二宝
瘦瘦身材細高条，
黑油油面皮如墨染，
黑須黑发黑眉毛，
头戴一頂黑布帽，
身穿一件黑布袄，
黑鞋黑袜黑褲子，
黑色围裙外边罩，
肩上一条黑扁担，
一对黑桶左右挑，
右手扶着黑扁担，

左手里拿着一个黑不溜丢熟铁瓢。

他要到猪場去喂猪，

担着本是猪飼料。

后跟着他的老伴高大嫂，

左手提籃右手拿鑊刀。

只因为她家的母猪生下小猪娃，

大嫂到村外割猪草。

老夫妻相跟往前走，

忽听得大嫂后面把話表：

“他爹！你快去猪場把猪喂，

我先到生产队里走一遭。”

二宝一听立住身，

回头低声說根苗：

“他娘，你今天村外割猪草，

可不能小偷小摸瞎胡鬧，

要是那旧毛病又犯了，

我要知晓可不能饒。”

老伴一听撇撇嘴：

“哼！你老用旧眼光把人瞧。”

老两口說罢分了手，

不一会二宝来到猪場了，

弯腰放下飼料担，

瓢舀猪食倒进槽，
只听他“唠唠”连声叫，
大小猪争先恐后往这跑，
一个个自动排好队，
摇头晃脑吃饲料。
二宝一见心高兴，
用手指在猪儿身上轻轻搔，
他一边搔来一边瞧，
哟！怎么那个花背母猪不见了？
往日它吃食最积极，
总是带头往外跑，
今天它发什么脾气撒什么娇，
为什么现在还不到？
莫非它身体有了病？
莫非它还在圈里睡懒觉？
这几天它的肚子愈来愈大，
莫非它如今已经生产了？
高二宝愈思愈蹊跷，
手指儿直摸后脑勺。
他将饲料又往槽里添几瓢，
扭身就往猪圈跑。
到了圈里用目瞧，

哈哈，果然是母猪生产了，
你看它躺在那里哼哼地不住叫，
小猪娃黑溜溜、肉滚滚、傻头傻脑把
奶头找。

高二宝见这情景心高兴，
对着母猪直叨叨：

“你生产也不对我說一声”，

（白）沒听说猪会說話！

“不声不响你就养下了。

也怪俺对你关心不够，
自己的責任沒尽到。”

这时他把母猪挪到干地方，
回头又把小猪抱，

一个个放到母猪旁，
又帮着小猪把奶头找，

抱了一个又一个，
半小时他才抱完了，

累得他腰痠手腕困，
汗珠儿不住往外冒，

他一边擦汗一边数，
一个、二个、三个、四个……

哎呀！整整的二十五个不多也不少！

小猪儿吱吱吱地不住叫，
猪圈里乐坏高二宝。
你看他肚里好似开了花，
咧着大嘴光是笑，
从腰里取出旱烟袋，
一边抽烟一边念叨：
“你今日一胎生了二十五个，
为生产队立下大功劳，
回头俺要写个稿，
你的奇迹报上标。”
高二宝说到高兴处，
忽然间忧愁筑眉梢。

（白）这是为了啥呀？

俗话说：庄稼长好全凭粪，
小猪娃有奶才上膘，
它一胎生下二十五个，
奶水不足如何是好？

二宝低头想办法，
嘴里的烟袋不把蓝烟冒。

（白）早就灭啦！

思想了半天忽然转忧为喜，
有一件事儿使他开了窍：

自己家也养着一头母猪，
昨天刚刚生产了，
可是那家伙不争气，
一胎才生了五个，数目实在少，
倒不如，把这小猪抱几个送到自己

家，

吃俺那母猪的奶水好长膘，
等到小猪长大些，
再把它抱来喂饲料。

二宝主意拿定了，
寻了个籬头就把小猪抱，
放了一个又一个，
五个小猪就把籬头放满了，
右手提起大籬头，
出了猪圈往家跑。

前边走了高二宝，
生产队出来了二宝的老伴高大嫂，
她提个大筐走的快，
要去地里把猪菜挑。
这时候她正从猪场门口过，
看见了吃食的猪儿把架闹，
她扭身进了养猪场。

心里边埋怨高二宝，
喂猪不把猪关照，
不知到哪把话聊；
连忙开口把猪吆，
用瓢又把猪食舀。
高大嫂正在把猪喂，
忽听得哼哼哼，吱吱吱地猪在叫，
顺着声音进了圈，
不由火冒三尺高：

“人都說老伴喂猪好，
要我看他才真糟糕，
老母猪已經生产了，
他还在鼓里不知晓，
队里财产不爱护，
只图个人自在逍遥！”

她边說边把小猪数：

“一个、二个、三个、四个……
二十个小猪肉姣姣，
小猪娃含着奶头使劲吃，
虎头虎脑惹人笑。
可就是还有几个小猪吃不上，
餓得它們吱吱吱地直是叫。”

大嫂見此光景心中急想，
眉头一皺想了个办法真是妙。
只見她把五个猪娃籠里放，
心里高兴喜眉梢，
出了圈把門掩好，
蹬蹬蹬迈开步子往家跑。
咱不表大嫂回家去，
大門外走来高二宝，
进了猪圈仔細看，
惊得他直摸后脑勺，
一霎时丢了五个小猪娃，
这事叫人真蹊蹊。
忙到街上去打听，
有人說瞧見他的老伴把猪娃抱，
二宝听言心好恼，
一团怒火往外冒，
常言道人的秉性不好改，
这老东西的毛病又犯了。
这一回我到了家，
定要狠狠批評不輕饒。
說話間来到自己家，
对老伴放开連珠炮：

“大街上我怎样嘱咐你，
黄狗吃屎你改不掉。”

(白) 老头儿真急啦！

“别人爱社如爱家，
你和公社心两条，
晚上开个社员会，
你的思想要反掉。”

二宝越說声越高：

一边气坏高大嫂：

“你没头没脑乱批託，
不知为的哪一条！”

二宝說：“公社的猪娃你往家抱，
我问你害臊不害臊？”

咱家的母猪刚生产，
你嫌少，趁火打劫又把社里的抱，
混水摸鱼瞎胡闹，
你的那鬼主意我全猜着。”

大嫂一听心明白，
笑咪咪地把話表：

“遇事你不調查来不研究，
轟轟轟光顧放大炮，
我看你是黑脸包公斬侄儿，